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十五冊

222.03

Si229Rs

R 


~~222.03
Si229Rs
R 
~~



222.03
S229RS
RK



209924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二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

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

夢坤曰漢書本此篇全文其敘七王處廢興稍有次第而生色少

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元禮如家人。索隱曰謂齊王是凡不為君臣禮而乃自充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

故太后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

城陽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後為郡也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

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二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

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

立其兄子酈侯。徐廣曰一作酈。索隱曰二字皆音孚。酈縣名在馮翊酈縣在南陽。○正義曰按音呈益反。括地志云故酈城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蓋

此縣是也。呂台為呂王。索隱曰音胎。呂后兄子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正義曰括地志

云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五里。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

凌約言曰此敘齊世家而前後血脉却以朱虛侯貫之是亦一體

黃震曰趙德王以幽死趙共王以憤死燕王建有子亦見殺惟齊王肥獻城呂氏之女幸脫虎口甚矣呂氏之不仁也肥子朱虛侯竟能誅諸呂復安社稷嗚呼真高祖子孫哉

董份曰章志奇矣然犯人所深忌而輕言之幸得脫虎口甚岌岌矣

按師古云概稠也概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

補歸有光曰朱虛侯耕田歌即白公

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

虛侯索隱曰地理志伏後呂祿女知其謀索縣名屬琅琊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

侯劉澤為琅邪王正義曰今沂州也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

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

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

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

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

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顧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章曰臣

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

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亾酒章追拔劍斬之

而還報曰有亾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

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

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

厲劔耳其淺露失著不可以成功盡多之也

按師古云西詣京師

按齊王既知欲立又使詐留琅邪王何也他日與大臣謀立代王而齊竟不得立者卒以此故

按師古云自高帝將言自高帝時已為將也

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

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

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

乃與其舅父駟鈞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郎中今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

兵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也功臣表乎子奴以父功封黎侯也乃發卒衛

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

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

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

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

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

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判琅邪使臣請大

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

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
 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
 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
 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
 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
 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
 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
 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
 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正義曰。正義曰。趙王如
 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正義曰。趙王如
 意。幽王友。梁王恢。徙燕趙。趙並高祖子也。正義曰。梁王恢。徙燕趙。趙並高祖子也。
 滅梁燕趙。正義曰。梁王恢。徙燕趙。趙並高祖子也。
 為四。索隱曰。謂齊南琅邪城陽并齊為四也。○正義曰。琅邪郡封劉
 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索隱曰。小顏云。年幼也。比之於
 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

按此書詞嚴義正。與高祖約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同例。

按灌嬰此出呂產所遣也。乃不黨呂氏。而留兵滎陽。以待其變。豈非安劉一功臣也哉。

凌約言曰。叙誅諸呂。曰。首。先。曰。於是。乃。得。而。朱。虛。侯。太。尉。丞。相。其。功。之。大。小。具。見。矣。何。等。筆。力。

按琅邪王及大臣論代王當立是矣。而以兩母家較量去取。恐非確論。豈其目擊呂氏之變。不得不慮及乎此。

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
 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漢嬰至滎
 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
 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
 待呂氏之變。而其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
 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大尉勃丞
 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大尉勃等乃得盡誅諸
 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
 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
 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
 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
 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
 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

取

茅坤曰自灌嬰在
榮陽起至重于齊
相止總只是詳魏
勃始末非齊所以
興亡之故也

按此復叙勃始
事見勃自來安
庸如此

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
後救火乎索隱曰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啓
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
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安庸人耳
索隱曰安庸言
凡安庸劣之人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不
罪而放遣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
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
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曰姚氏云
物怪物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
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
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
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文
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
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
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

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正義曰今濟州
濟北王所都二年

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

軍等七人正義曰
罷音不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徐地入于漢

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聞以悼惠王

子揚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

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

陽齊凡七王索隱曰謂將聞為齊王志為濟北王卬膠西王辟
光濟南王賢菑川王章城陽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孝王十年與王

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龜錯以安宗廟膠西膠

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

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
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
○索隱曰史失名故言

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

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

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

茅坤曰按此下逐
一著齊興廢之故

按漢書文帝

憐悼惠王適嗣

之絕于是乃分

齊為六國盡立

前所封悼惠王

子列侯見在者

六人為

姓及宜顧氏按路氏譜中

大夫名卬也卬五副反

茅坤曰按齊路中大夫既許三國而終遠漢天子命俾齊堅守與鄭世家解揚之事同茅坤曰路中大夫有古烈士風

按師古云首善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

茅坤曰又以七王提一番似復按齊世家五公子爭立亦用此法似非復也

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母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樂布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齊比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直寵及謂欲世寵貴於王宮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索隱曰如淳云諸王女云翁主稱其母姓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索隱曰謂王太后武帝母也

黃震曰主父偃求徐甲欲入其女齊後宮不遂則讒齊王殺之偃卒以此坐誅天道其好還哉

按師古云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當坐之至死不足嫁女與之浸淫猶言漸染也

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王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及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囚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淫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日得千金言齊人衆而且富也人眾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

按主父偃以私怨廢齊雖誅之以塞天下之望君子猶有遺恨焉若晁錯為國計以削七國亦遭大戮豈其倫耶

茅坤曰以前齊始末已完復分註七王興廢次第

陳沂曰復敘城陽王始終且以見章于漢有功故國永而後善終也

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一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家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家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正義曰年表云都魯也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二年也四年復還王城

按此藉少孫所補

按此復敘濟北王始終

董份曰漢所惠呂氏者莫如產自朱虛誅產而後太尉以次收族呂氏是朱虛首善功莫大焉以帝之仁厚而猶苛責人之微指以細其大功況他人乎

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徐廣曰廿五年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二年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六十七年蓋褚先生次之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正義曰都濟州也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與入清官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結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

王維積曰朱虛東
年一侯有功王室
安得以初欲立齊
之故細其功是自
格亂階也

陳沂曰復叙四反
國始終詞事嚴整
王維積曰齊分七
國後多逆誅滅惟
菑川王志以忠保
其國

棘蒲侯柴將軍擊破張晏曰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

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齊北王正義曰

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二十
九里○索隱曰地理志安都關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

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復申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壁齊悼惠王

子以勒侯索隱曰勒漢書作勃皆音
九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

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正義曰

淄川王都劇故城在青
州壽光縣西三十二里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名屬
平原也○正義曰貝州縣文帝

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

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

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諡為懿王子建代

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

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

至建始正義曰亦褚
少孫次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正義曰卬五郎反年表云
都高苑拾地志云西苑故

城在淄州長川
縣北四里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正義曰拾地志云昌平故
城在幽州東南六十里也文帝十六

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

郡膠東王雄渠正義曰年表云都即墨按即墨
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索

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白石
古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

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

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漢編秦制樹屏自疆表海大國悉封齊王呂后肆怒乃獻城陽哀嗣立其力
量朱虛仕漢功大策長東卒受賞稱亂貶膠東濟北雄渠辟光齊雖七國忠孝者昌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二 終

巖谷 修
岡 千仞同校
石川 鴻齋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楊慎曰蕭相國留侯陳平世家書法大槩同森然燦然

茅坤曰通篇直敘敘何所以佐高祖定天下大畧處特簡敘高祖所以論功行賞與何所以委曲處特詳非後世之史可及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昂精而生典獄制律以文無害為沛主吏

椽駟案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問語也○索隱曰裴註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應劭云雖為吏而不刻害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

高祖索隱曰說文云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

送奉錢二何獨以五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謂資俸之如字讀謂奉送之也劉氏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二者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晏曰何與其事修辨明何素有方畧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

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為泗水郡關按文類曰何為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沛為泗水郡關按文類曰何為

母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索隱曰謂高祖起沛令何沛公

母行此便是何之沛公何常為丞督事也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 鳳文館藏

補方苞曰首舉收秦律令圖書進韓信鎮撫關中而功在萬世可知矣求記與曹參素不相能而舉以自代則公忠體國具見矣中間但著其虛已受言以免猜忌難定律受遺概不著於篇觀此可識立言之體要矣

凌約言曰漢之天下根本是乎定此何之功所以第一也彼責其不取博立掌故之書者過矣

按此挿入漢王一段以結何收圖書功

余有丁曰按漢王有天下信功居多信為何所進士故傳特詳

茅坤曰漢書多蕭

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秦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良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待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

所為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索隱曰轉劉氏音張應反漕水運也漢王數失軍追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二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

何勸漢王王關中一段甚善

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

董份曰當漢王與楚相持天下方未定而何首立宗廟何其見之大也為漢元功有以也夫

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鄼侯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鄼縣也孫檢曰有一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嗟嗟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所由亂也○索隱曰瓚云今南陽鄼縣領氏云南陽郡名也太東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鄼晉武帝改曰順陽郡是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

唐順之曰蕭何相業只此數句盡之

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

○蕭何曰蕭何封鄼侯今世家作鄼侯傳寫之誤也鄼七何切班孟堅下八侯銘文目四友漢有蕭何厚功第一受封於鄼又唐詩麒麟閣上識鄼侯按鄼在沛郡在

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

南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所聞必真師古云何封南陽之鄼疑未深考也按白雲先生云

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獲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獲屈也○索隱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

增補史記已平木

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索隱曰功臣表鄂千秋封安平侯羣臣議皆誤

蕭相國世家

羣臣議皆誤

蕭相國世家

羣臣議皆誤

蕭相國世家

羣臣議皆誤

蕭相國世家

羣臣議皆誤

蕭相國世家

羣臣議皆誤

蕭相國世家

羣臣議皆誤

蕭相國世家

羣臣議皆誤

蕭相國世家

羣臣議皆誤

發蹤指前四字
于何不切當宜
歸子房
倪思曰舉宗數十
人皆無聞名未必
皆有能戰功想見
何為吏宗強力眾
非諸將亡命者比
耳若徒以兄弟諸
子與諸將較智勇
論功數未必足以
屈其心也
按太史公將言
高帝善鄂君之
議而以心欲何
第一揣摩於前
妙甚
楊慎曰鄂君明蕭
何之功議論明白
所以服人以一時
之事萬世之功分
說于前而合說于
後一時之言亦森
然有法
高儀曰此亦未見
萬世功但言參為

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
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
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之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
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之陛下雖數亾山
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亾曹參等百
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
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
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
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俱坐與淮南
王安通弄市國除○正義曰枯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漢安平縣是日悉封何父
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錄咸陽時
何送我獨贏奉錢也索隱曰謂人皆三何獨五漢十一年陳豨反高
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

戰陣之功何為社
稷之功則當矣或
曰萬世者蓋言為
漢久遠計即社稷
之謂也惟欲抑揚
其詞以警聽故耳

楊慎曰此我字本
非高祖口中語却
是高祖心中事隔
世如親見也

楊慎曰諸君皆賀
召平獨弔八字何
為來哉却入召平
瓜美云

按召平有三言
瓜美者所以別
之也
按召平與鮑生
意同
按客又與召鮑
意同

董份曰相國所以
免禍者以三得智
謀士耳功名難處

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
封五千戶今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
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
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
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
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
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
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
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
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
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軋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貴貸
以自汙正義曰貫音世又食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如此淮陰之敗以無士也存亡在所當慮哉

唐順之曰非鮑生召平與容之計何幾不免虎口哉

按三用從其計句正以歸功三人云

茅坤曰何請上林特以將順上旨而高帝復疑至此細思何此處與前所為買田宅以自污當為失著

董份曰既以田宅自污上喜矣而復為民請田是失本計也上益懼其得民故係之非以利賈人之金也

按何方以失民心也上意而即以為民請田拂上意太史公下大悅大怒字而

高祖之忌心洞見矣

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

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故云乃利人也所以令相國自謝之民

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

上林中多空地并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豪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人留家入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

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

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

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

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

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

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

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亾天下李斯之

分過索隱曰李斯歸惡而自予是分過也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韋昭曰用意淺

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

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

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

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

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

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

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駟案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

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曰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二十七里諡為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

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索隱曰錄音錄

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

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

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高祖之忌心洞見矣

神歸有光曰以何之恭謹幾陷虎口

者數矣以鮑生召平等三人言得脫

淮陰疾快快宜其死也

董份曰人主方怒一大臣衛尉一小

臣耳乃肯直言救解其人亦不易得也

曾許應亨曰鮑生東陵侯及客為何謀皆出於權詎而

王衛尉之所為高帝陳者獨正而篤賢矣哉

補方苞曰何之所自自免皆他人發

之非智不足也使自覺之則於公忠

體國之道為有傷矣

按高祖自言我

增補史記

不過為樂射主
二句與上有善
歸生二句正相
反然則斯言豈
真心哉適以自
道其怒何之本
旨耳
王整曰欲聞過實
文過

按叙何事既畢
復叙何置田宅
數語所以明何
本意也

曾茅坤曰孫叔敖
將死戒其子曰王
封汝必無受利地
後放死王以美地
封其子而子辭請
寢丘遂十世不絕
何之意其即教之
意乎
按刀所以削害古者用簡牘故史皆以刀筆隨
揚復曰贊體慨然未比閱天散宜生或說其元謂不知太史斷蕭何諸將咄咄語正在此等不然何不曰與太公
望同功

索隱述贊曰蕭何為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疲秦兵
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指獸發從其功實最政稱畫二居乃非秦繼絕寵勳式旌礪帶

黃震曰高帝起布衣得天下非有分義素服人心故所與同起者帝無不疑如關中天下
下根本何每留守而帝自將帝所任者莫如何所疑者亦莫如何也方帝距京索問非
用鮑生計遣子孫諸軍何幾族及自將邯鄲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其後自
將擊跡布非用說客計多買田宅自汙何又幾族然則何雖相帝定天下嘗懷救死之
不暇縱何非刀筆吏又何暇經綸之事乎其後為民請苑稍欲展布而械繫已及帝之
赦何也言我不過為樂射而相國為賢相是正怒其掠主譽以得民心也嗚呼其亦異
於古人所以推
誠共治之道哉

曾李廷機曰按說者謂何用三謀士計以免漢高之族然此謂何能善處功名則可非
所論漢高待何之心也帝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及為亭長又常左右之以吏繇咸陽
何又獨送奉錢五漢廷諸臣其素有德於高祖孰與何也且帝之滅秦而關項也收圖
籍守關中漢廷諸臣功又孰與何也帝德何功何恐其矜而自罷因以罪何故遣使勞
苦丞相遣卒為衛遣使問丞相何為又擊之廷尉以警勉抑折之使保令終正其心愛
何而欲以全何也即無三謀士計何亦不族若曰何用三謀士計然後得免族則見何
之能也而帝之心不
幾於淫滅無知乎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三

巖谷 修
岡 千 仞 同 校
石川 鴻 齋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四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索隱曰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
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為一篇

平陽侯曹參者 正義曰晉州城 沛人也 張華曰曹參字敬伯索隱曰地理志平陽
沛今徐州縣也 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

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 案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
將擊胡陵

方與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正義曰胡陵 攻秦監公軍 案漢書音義曰
縣名在方與之南方音房與音預兗州縣也 監御史監郡者公

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 正義曰曹
魏 索隱曰時雍齒守 豐為魏反沛公 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 正義曰尼

破之取碭狐父 徐廣曰伍被曰吳淠敗於狐父○索隱曰地理志碭屬梁國狐父地名
在梁碭之間徐氏引伍被云吳淠敗於狐父是吳與梁相拒而敗處○

祁善置 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城孫檢曰漢謂
祁善置置名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穀熟有

又攻下邑

按自此以後連
用破之取之擊
之攻之等語亦
是一格

增補已巳平水
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漢祁城縣也言取碭狐父及祁縣之善置

曹相國世家

以西至虞。索隱曰地理志下邑虞皆屬梁國。○正義曰宋州下邑縣在州東百一十里。漢下邑城今碭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五十里。古虞國商均所封。

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索隱曰蘇林云縣名。屬山陽。功臣表爰戚侯趙成。○正義曰音寂。劉音

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七歷父今在兗州南近元父縣。地理志元父縣名屬東。○括地志云元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

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二里。北狄故城安縣改曰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

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

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號曰

建成君。索隱曰地理志。建成縣屬沛郡。遷為戚公。索隱曰遷參為戚令。○正義曰屬碭郡。其

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地理志成武縣屬山陽。擊王離軍。成陽南

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索隱曰賁音奔。圍

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牟。○索隱曰曲丘。禹反遇牛恭反。○正義曰曲丘

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

○盧奔治曰太史公每叙拔城陷陣之功詞氣特雄而一城一邑無不備載。今千載下猶若目視者信史哉。

○補方苞曰條次戰功不及方略所以能簡治齊相漢祇虛言清靜不填實一事。

○增陳懿典曰太史公叙曹世家每於攻某邑取某地破某城即遷某秩封某爵一補錄可見曹之功懋而漢

之報功亦崇然必按一城陷一陳而後增數級之爵如老泉所謂御才將之術以智者又見高帝善將將

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爵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陽武故城在鄭州陽武縣東北十八里。漢陽

武縣城也。下轅轅族氏。索隱曰地理志陽武緱氏二縣屬河南。轅轅道名在緱氏南。○正義曰緱氏洛州縣也。括地志云轅轅故關在洛州緱氏縣東南四

十里。十三州志云轅轅道九十二曲是險道。絕河津。正義曰津濟渡處。括地志云平陰故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還擊趙賁軍。尸

北破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正義曰破趙賁軍於尸鄉北。○正義曰破趙賁軍於尸鄉北。○正義曰破趙賁軍於尸鄉北。從南攻。雙與

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諸陽。○索隱曰徐廣云陽城在陽南陽。南陽應劭云今諸陽。諸陽是南陽之縣。陷陳。正義曰括地志云守於陽城。郭東也。

取宛。虜齧。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燒關。正義曰括地志云洛縣東九十里。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峽關也。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州東南八十里。因藍田

山為名。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

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遷為將軍。從還

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聚。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武都。辯音皮。竟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辯道。又云鳳

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在州西五十里。地理志云雍。聚。二縣名屬右扶風。聚音胎。一作擊。章

擊三秦軍。壞東及高櫟。索隱曰櫟音歷。按文類云。壞。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風。今其地闕。○正義曰音歷。皆村邑名。壞。鄉。今在雍州武功縣

擊三秦軍。壞東及高櫟。索隱曰櫟音歷。按文類云。壞。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風。今其地闕。○正義曰音歷。皆村邑名。壞。鄉。今在雍州武功縣

東南二十餘里高壤坊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

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名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參將兵

守景陵二十日駟案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

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陽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正義曰周曰犬丘秦更名廢丘

漢更名槐里今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故言臨晉關今在同州

至河內下脩武正義曰今懷州獲嘉縣古脩武也渡圍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曰顧氏按水經註白馬津有韋鄉

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正義曰徐廣曰碭州二縣擊項籍軍漢軍

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處反於

燕徐廣曰東郡燕縣駟案漢書音義曰皆漢將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

邑地理志云柱天在廬江潛縣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疆瑣

武疆城在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武疆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

從擊諸侯索隱曰從才用反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

劉辰翁曰小結先後至滎陽皆極分曉

特將書

從行書

定反書

董份曰結此語極有力見止二歲中而戰功多如此故勇絕也

別將書

余有丁曰按此必魏自有曲陽定州之曲陽時屬趙

按此曰別與韓

信曰因從韓信

曰屬韓信曰韓

信為齊王參留

平齊未服者曰

韓信徙為楚王

參歸漢相印皆

為寶中以與淮

陰侯俱張本

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

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駟按蘇林曰魏河東○索隱曰趙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

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真鄉縣西北四十里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

生得魏王豹取平陽正義曰晉州城是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

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徐廣曰鄆縣在太原音烏古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

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

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

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

著濰陰平原高盧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濰縣屬泰山濰陰平原南三縣屬平

南十里故濰城在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盧縣今濟州理縣是也

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高密○索隱曰漢書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縣則上假密非高密亦是齊地今闕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

黃震曰按曹參天下甫定遠相齊國此所以獨不見疑于高帝也然又安知非帝有心于遠之耶

凌約言曰特著齊七十城以見所以謂參者自不為蕪也蓋公意念深矣

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案隱曰地理志縣屬沛草昭云留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扶離縣城漢竹邑城也李奇云竹邑也故相城在扶離縣西北九十里輿地志云宋其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蕭徐州縣古蕭叔國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張良所封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

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侯御史各

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

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

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

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

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

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

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

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

所容也吾是以先之駟案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寬姦

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

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

相吏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

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莫有識者夫當時韓彭祖醜黥布就擒參蓋慮其無以自全適有益公者長老山林備嘗世味想其相遇之初必有微言秘計中其肯緊故避正堂而舍之也觀其沉酒醇醪曰在醉夢以若所為類西晉劉伯倫輩欲托以酒自終夫參豈風流人物哉誠不欲露才自見重疑忌者心耳

茅坤曰何之公參之明兩絕世者也按此段具見黃老術又曰蕭何臨沒而獨持參參預知何

必尊者以兩人同得善老術也
 茅坤曰此豈足為相業乎而遷何言之太詳也蓋張旭聖書而馬遷聖子文故顛倒淋漓皆入玄妙矣
 劉辰翁曰參平生惟七十創最著傳功最外本無可言若元蓋公事安所用子長哉從蓋公以來縱至吏歌呼又管窰只是一箇糊塗寫出許多然不可厭以其語不一種也
 增黃洪憲曰何素不學其相高帝於夫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也就使有所立猶當斟酌而慎行之以維持久遠參乃壹遵故典自以為足且遠賢

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如淳曰開謂有所啓自
 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窰為中大夫索隱曰窰音張律反惠帝恠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小顏以為我年少非也乃謂窰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弃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窰無得言我告汝令
 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窰胡治乎如淳曰猶言用窰為治○索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為治窰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

拒諫沉湎於酒至酣歌與史相呼此書所謂巫風卿士足以喪其家而參居之不疑蓋武夫俗吏之故態非宰相所宜然也予意當時天下之所以安者蓋民苦秦虐而幸漢之寬故恬然自安於下非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參雖能清靜不擾亦苟且偷情之謂耳
 董份曰參以戰伐封侯一勇夫耳此宜剛鷲為性而乃為好黃老尚清淨所以不自感滿而保其身也當與子房赤松意同看准陰功大貴極惟不知此以取誅滅哀

其美矣。
 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
 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
 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為其侯于宗代侯征和二年
 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
 陽侯竇嬰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諡
 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
 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
 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艱若畫一徐廣曰艱音古項及一音戰○索隱曰畫一也講亦作艱小顏云講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
 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
 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窰代侯

增補史記

平本

曹相國世家

五

鳳文官

蕭曹相載成此清靜之治也

索隱述贊曰曹參初起為沛豪吏始從中涓先圖善置執主執帛攻城略地衍氏既誅昆陽失位北禽夏說東討田既剖符定封功無與二市獄勿擾清淨不事尚主平陽代享其利

茅坤曰此篇專看參之所以守何法

黃震曰參自高帝起兵無一戰不與雖非赫赫功而未嘗以敗聞天下既平猶從擊陳稀黜布蓋參與帝終始無間而不見疑相齊治相漢漢治參有過人者矣而史論戰功則謂其當信之滅論治功則謂其當泰之後若有抑揚之意焉愚謂參明哲保身雖信不能及而立法易守法難參以人豪一遵何約束除吏皆木訥而深刻者輒斥去所以養成漢家寬厚之風雖何無以尚之參其可少哉書稱斷斷兮無他技參之謂矣

洪邁曰曹參之宜為相高帝以為可

楊維禎曰漢相求師問道者少矣曹參治齊獨有志于求師悉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使稷下諸子有一真儒出于蓋公上者則齊國之理豈異于管晏而諸儒集者百數言人人殊無以師參者乃使使求膠西蓋公治黃老言者居所避之舍用其言齊亦理而參稱賢相他日治漢遂使黃老廢儒漢之治道安于苟簡而二帝三王之制不可復興固漢相國之罪亦齊諸儒之罪也

董份曰太史結贊語極有意味蓋黃老雖非治之正道然休息瘡痍尤得政體太史公豈專進黃老者也

王直曰蕭何素不知學其於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也就使有所立參尤當敬守而慎行之豈酬酬者所能治耶何之律令豈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耶當時天下之所以安者蓋民久苦秦虐而幸漢之寬故恬然自安于下非宰相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參雖能清淨不擾要亦苟且偷惰之謂耳

方苞曰清靜極言合道言參之清淨時人極言其合道即天下皆稱其美是也然繼秦之

謝鐸曰方秦之吞併諸侯也與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矣參之相漢有見于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為為治是猶出烈熾之中故民安其治而歌之也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然吾猶有惜于參者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叱鷄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奈何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不能復元氣于三代之時惜哉

後時當休息故見美於人耳非治道當一於清靜不可以為為也

劉辰翁曰本攻城野戰材也及為相國獨遵用蓋公語遂能養漢初氣脉在匹秦之後文景之前此漢之所以為漢也

楊慎曰極言合道但倒一字謂言極合道也

趙恒曰贊意言曹相國惟所從得其人故成功擅其名惟所治當其時故天下稱其美

趙恒曰贊意言曹相國惟所從得其人故成功擅其名惟所治當其時故天下稱其美

趙恒曰贊意言曹相國惟所從得其人故成功擅其名惟所治當其時故天下稱其美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四

終

巖谷修 岡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評點 史言行錄 卷五十五

劉辰翁曰從倉海君得力士已怪百二十斤推舉于曠野之中而正中副車雖架砲不能也

大索其急良非獨自免并隱力士此大怪事卒歸之圯上老父又極從容此皆不可意測不可語解

羅大經曰子房欲為韓報讐乃捐金擊始皇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號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擊豈小哉

楊維禎曰或問張良狙擊即夷門監者之用朱推朱倅成而狙擊者不成遂與荆軻之拙傳

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索隱曰姚察以武帝時東夷穢君降君等降為倉海郡今猶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國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服虔曰狙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恕反○索隱曰應劭云狙伺也一云狙伏伺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曰服虔云地在陽武南按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誤中副車索隱曰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而奉車郎御而後從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曰堂訓經也問閑字也從容閒暇也從容謂從在其容止不矜莊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本賦作墮徐廣曰良愕然欲取之

圯下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本賦作墮徐廣曰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取之

良愕然欲

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軍殺之這便是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

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徐廣曰嶢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一作百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索隱曰旗幟音其試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懈怠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

固授受之餘意也楊循吉曰後十年從沛公應老人後十年為王者師而即曰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常用其策等語敘事何等緊嚴

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增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耶沛公曰音欲有勝極入其後宜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音灼曰資籍也欲沛公及秦者秦服檢素以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曰見孔子家語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耶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關徐廣曰呂靜云鯁魚也音此指友○索隱曰鯁謂小魚也音趨句反按楚漢春秋鯁生本姓解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今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

按此見張良為韓王憤中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良至此已非博浪中之伎倆也

項伯曰留壁者嚴我陣也五萬人具食者以備不時奮擊之餉也張旗幟諸山亂其耳目而分其兵也以重寶啗秦將者餌之使懈也懈則擊而勝也

項伯曰樊噲之言善矣子長不載于此文固有王客也

增補史記平水

留侯世家

三

增補史記平水

揚雄曰漢王見秦宮室寶貨婦女遂欲留居其去諸將爭取金帛者何遠哉諫以樊噲之言不聽非繼以張良之言則霸上未必存還何以宰制六合受秦重符為天下共主哉

凌約言曰或謂新城董公遊說漢王三軍素服大義皎然何子房念不及此也予謂方漢王欲留秦宮室而子房說以稿素除殘已先得之矣
王翳曰楚紀有沛公問故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治之等語今先若項伯殺入從良匿于前則此不必費辭矣且有精
楊循吉曰撮數語

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也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

良送至褒中正義曰枳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泝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河斜水通渭皆以行船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

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

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

殺之彭越韓彭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

而鴻門事情盡矣方苞曰與高祖問答語不載本傳恐與之六國後人不可議辭氣相類也

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

韓按此見張良為何孟春曰張良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讐也子嬰誅而韓王成之則復辭漢而為韓萬世之下稱其不忘故主之義

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

王初各分地而王良獨兼天下之勢方如沸鼎而楚則首已者漢王也故一則燒棧道以堅其不為西顧之心一則故遣田榮反書以促其北嚮之戰又曰子房自此以

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

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

方食其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

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若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

前種種為韓以後死心于漢矣

按漢之所以王楚之所以區在

此一着

茅坤曰張良一生

得方在此太史公

一篇墓構在此

唐順之曰太史公

見得分明故說得

如此斬絕非後世

史官所及

楊慎曰卒破楚者

此三人力也此敘

事敘語法後云竟

不易太子四人力

也與此句法同

茅坤曰立六國後

一節陳涉始亂時

分兵樹秦敵可也

至是時則諸侯王

已名裂土而守而

漢且定三秦東下

矣所兩爭者獨楚

耳楚楚權而假六

國後是以畫虎豹

而欲敵八也可乎

董份曰食其說以

況觀之所見亦甚

大然實事勢分裂

故聽言最難

劉辰翁曰借者謂

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

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

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

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四封比

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

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

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

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

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

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生桃林

之陰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谷中應劭十三州記弘農有桃林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以示不復輸積

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

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

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

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

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嗣案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彊楚者若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

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索隱曰高祖罵豎儒為豎儒謂

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

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

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

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

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五

鳳文館藏

人力句同故下文未嘗有戰功句亦與未嘗特將句同

茅坤曰竊謂沙中偶語未必謀反也謀反乃族滅事豈野而謀者當漢之割符行封諸侯王時雖多出高帝獨見未必非蕭曹從中上下而間有失諸將心者子房於此不言之恐有後患言之又恐與蕭曹生隙故特假此恐喝高帝及急封雍齒則群疑定矣此等皆子房呼吸風雲處

按此佐高帝定

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用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日角里先生孔父祕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今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

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臣年表曹參至陳平九人皆以十二月甲

申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以正月丙午封周竈以下未封丁復以戊申封呂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沙中偶語之輩僅陳武輩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溢談未必實也

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今戚夫入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立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齊也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賢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

知命 羅大經曰子房 早年頗似荆軻晚 頗似仲連得老氏 不取為天下先之 術荆公詩云漢業 存亡俯仰中留侯 於此每從容固陵 始議韓彭地復道 方謀雍齒封蓋因 機乘時與之幹旋 未嘗自我發端故 消沮事變全不費 力晦翁云子房兵 是占便宜不肯自 犯事做又九只到 半中央而止如着 花切勿着離披是 也 按留侯佐高帝定 都 按篇中三語多 病兩語辟穀 陸深曰性固多病 叙事者乃于從入 關時著其杜門不

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 說上曰今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疆臥而傳太 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 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 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 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 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李 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 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匿竊 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 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 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 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 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

出得子房之心矣 按留侯佐高帝 定太子

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 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徐廣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索隱曰馬融註同 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可以 仰射高者 故謂矰也尚安所施歌數闕索隱曰音曲亢反謂曲 終也說文云闕事也戚夫人嗷啼流涕上

胡儼曰余讀留侯 世家謂留侯異辭 厚禮招致四人為 太子助或謂審有 此是子房植黨以 拒父也愚以當留 侯被劫畫計之日 惟知用圯上老人 設變制權之術豈 暇顧其他哉雖然 四人從太子游者 必謂其果為商岩 之老則余不知也 委約言曰自古諫 君未有不因其所 明者漢祖愛戚姬 將易太子蔽亦甚 矣而素知四老之 賢此則其所明者 故招致四老因其 明而通之則悟之 如反手且四老之 力孰與張良群公

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 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駟案漢書音義曰何時 未為相國勸高祖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 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疆秦天下振 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 口長三寸象斗玉衡封萬戶位列侯此布 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 農時雨師能入火 自燒崑崙山上 隨風雨上下也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 舉也○索隱曰辟音賓亦反會高帝崩

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 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 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 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且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鳳文館

卿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以其敵與就其明之異耳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畫策招四皓一假敘事明整讀之歷歷如目擊

增焦氏類林云應雁隱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微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按此戰國策之餘論

增陳懿典曰按高帝欲易太子蓋謂呂后驚悍惠帝仁柔為宗社遠慮非弱愛戚姬也觀帝以太尉屬勃反欲斬會皆足知有呂氏之禍厥後趙王酈公惠帝憂死向非呂后先相平勃

而行之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留侯倜儻志懷憤惋五代相韓一朝歸漢進履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杆灞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辭推八難赤松願游白駒難絆嗟彼雄畧曾非魁岸

黃震曰利伯秦將旋破曉關漢以是先入關勸還霸上固要項伯漢以是脫鴻門絕棧道激項攻齊漢以是還定三秦敗于彭城則勸運布越將共國則借著銷印韓信自王則躡足就封此漢所以卒取天下勸封雍齒銷變未形勸都關中垂安後世勸迎四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維持漢室于天下既得之後凡良一謀一畫無不繫漢得失安危

女益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

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梧蕭該云今讀為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整梧於人

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

惟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

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

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索隱曰詩緯云風丘黃帝師又化為老子高祖離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在及藥物也

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拾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也

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

交歡則劉氏無難類矣杜牧謂四皓多此類增俞思學曰兩人諫不聽蓋子房所謂臣等百余人何益也王守仁曰果于隱者必不出謂隱而出焉必其非隱者也世家謂留侯招四皓為太子輔余疑非真四皓也乃子房為之也夫四人遁世已久形容狀貌人皆不識之矣故子房于呂澤劫計之時陰與籌度取他人之眉鬚皓白者俾其衣冠以誣高帝此又不可知也良平之屬平日所挾以事君者何莫而非奇功巧計彼豈顧其欺君之罪哉况是時高帝之惑已深呂氏之請又急何以明其計之不出此也邵寶曰當是時高帝病且崩矣不然為太子賓客而不先見天子帝不崩四皓其能遂歸乎劉辰翁曰良為劫則此四人者良飾之而其言良教之也故太史公言本招此四人之力諱之也不然何不著此四人姓名而對上亦有不自稱名者耶補方苞曰若為留侯立傳之大指紀事之文義法盡於是矣宗臣曰良所以輔漢者為其足以滅楚也良所以有志滅楚者為其滅韓也使楚未嘗有怨于韓則良何心以仇楚使漢之定以滅楚則良亦何心以誣漢哉然則良之與漢者非為漢也為韓也漢不與則楚不滅楚不滅則韓不復韓則良何心已哉劉子重曰張良所畫計高祖用以成漢業及招四皓則高祖亦墮計中矣良欲從赤松子遊蓋婉其辭以脫世網所謂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茅坤曰沒此一役則篇首圯老一段多成鬼語矣余有丁曰獨証黃石事者此近怪非證則益証矣故必疊疊漢業故屢見不為怪未著子房之欲輕舉與黃石俱葬首尾奇事王禕曰據太史公贊蓋真以黃石為鬼神也與昌黎韓子以桃源為神仙何異哉眉山蘇公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也是以法于載之惑矣劉辰翁曰將極言有鬼神却從无鬼神說滿傳奇怪亦不得不爾引而歸之正及論其形貌亦爽然自失言笑有情陳仁子曰始以天斷見漢之締創也不偶終以貌論見高帝之用人也不錯

良又三傑之冠也哉然董公仁義正大之說則良不及之使以良之智兼董公之識而為漢謀伊問何尚焉

增黃洪憲曰已上許多說話只以如四人意四字包括之甚省太史公文文字奇警處

增黃洪憲曰已上許多說話只以如四人意四字包括之甚省太史公文文字奇警處

增黃洪憲曰已上許多說話只以如四人意四字包括之甚省太史公文文字奇警處

增黃洪憲曰已上許多說話只以如四人意四字包括之甚省太史公文文字奇警處

增黃洪憲曰已上許多說話只以如四人意四字包括之甚省太史公文文字奇警處

增黃洪憲曰已上許多說話只以如四人意四字包括之甚省太史公文文字奇警處

增黃洪憲曰已上許多說話只以如四人意四字包括之甚省太史公文文字奇警處

增黃洪憲曰已上許多說話只以如四人意四字包括之甚省太史公文文字奇警處

增黃洪憲曰已上許多說話只以如四人意四字包括之甚省太史公文文字奇警處

增黃洪憲曰已上許多說話只以如四人意四字包括之甚省太史公文文字奇警處

增黃洪憲曰已上許多說話只以如四人意四字包括之甚省太史公文文字奇警處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五終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之五十五

留侯世家

九

史記評林

巖谷修 岡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其孫也間行歸漢 裸而佐刺船非佐 刺船也欲舟人之 知其无金也彼其 平居細事猶能釣 奇若是况居帷帳 之中受腹心之寄 當危機交急之時 者哉 董份曰述負或孫 縷縷皆歷情實 許應元曰兄已逐 婦而負言事嫂亦 業言禮當如是耳 王整曰平策自割 肉起 劉辰翁曰平已前 謝其兄伯往事魏 此語本不足書用 見古人文字原委 處然終平之傳不 復見尸備曲逆干 伯何與哉

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
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
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
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
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此兄伯已逐其婦 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齋用
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索隱曰其里名庫上里社者據蔡邕陳留東昏 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屬鄉陳平 由此社宰遂 相高祖也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
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
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 義曰謝 語其兄 往事魏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
人或讒之陳平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
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 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
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

凌約言曰解衣裸 身以釋船人疑此 平未遇漢時一奇 計也

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
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
金與印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入渡河船人見其美丈
夫獨行疑其凶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
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 漢二年 伏後非魏無知臣及得進秦漢王召入是時
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 須魏情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漢王召入是時
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 曰治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
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
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索隱曰謹詳也音謹 又音喧漢書作皆怨曰大王一
日得楚之囚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
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
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

按一說軍長者 軍卒之長也

王韋曰始言伯逐 其婦繼言事嫂如 母盜嫂之說何自 來哉絳侯灌嬰等

所聞未必非妄太史公並載心用意深矣

劉辰翁曰此語亦今人所不敢道

茅坤曰只此二句了當陳平一生

諛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亾歸楚歸楚不中又亾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王維楨曰當其受金即頑鈍無耻者耳

劉辰翁曰平言高帝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語意謂項王諸臣招之不

可獨有聞耳且廉節之士一為人所疑即潔身而走故可開廉節語精

余有丁曰楚既有廉節士方斤金何從行乎項王非能得真士彼小廉詭節見大利則走耳

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

增補史記

平本

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三

鳳文館

臣之相猜也君憤
諫而臣強爭也非
以平之間也千金
僅足動賈豎耳使
楚人稍有智者其
誰惑焉甫進太宰
忽更草具其粗公
之芋半楚之使楚
之君試一思之不
可究然一咲乎蘇
子所謂陳平雖智
安能間無疑之主
者是也夫乘人之
疑而間之即婦寺
能焉安稱奇哉謂
之奇者殆桓譚之
臆說非太史之本
旨也
劉辰翁曰此女子
軍容甚正要重夜
字

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宰具舉進見楚使即詳
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
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食
馮煖以草具如淳云草草食之具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
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
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
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
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
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
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
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
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
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
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
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

胡廣曰昔者明王
五載一巡符令諸
侯各朝于方岳大
明黜陟或刑一人
天下服其罪賞一
人天下勸其賢韓
信未有逆帝漢祖
不能對酌古典卒
用陳平計一朝繫
信而生諸侯之疑
一二年間韓王信
反馬邑趙相貫高
謀始人陳希反代
地歸布盧縮之徒
悉以叛漢豈非偽
遊雲夢之計致之
歟使後世天子不
復言巡狩諸侯不
敢議朝覲皆自此
始

胡廣曰昔者明王
五載一巡符令諸
侯各朝于方岳大
明黜陟或刑一人
天下服其罪賞一
人天下勸其賢韓
信未有逆帝漢祖
不能對酌古典卒
用陳平計一朝繫
信而生諸侯之疑
一二年間韓王信
反馬邑趙相貫高
謀始人陳希反代
地歸布盧縮之徒
悉以叛漢豈非偽
遊雲夢之計致之
歟使後世天子不
復言巡狩諸侯不
敢議朝覲皆自此
始

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
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
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
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
偽游雲夢索隱曰蘇林云第
且也小顏云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正義曰陳今陳州
也韓信都彭城號
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
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
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
固當享高帝顧謂信曰若母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
曰反縛兩
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
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
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四 鳳文館

啓之呂氏特成之
耳偽遊雲夢一言
使高帝為無恩之
王元勳受無罪之
誅平亦不義之甚
矣

按君而先生其
臣者見此
凌約言曰陳平能
不肯魏無知靈忍
負高帝哉高帝因
贊之曰若子可謂
不負本然則其卒
能以功名終也有
以天

黃震曰此使單于
闕氏即張儀愚鄭
袖之故智也何奇
之云使平早計而
帝无窘平城雖不
奇猶奇矣
劉辰翁曰只曲逆
戶數見劉項之消
亡存者六之一耳
可畏哉
楊慎曰凡六出奇

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
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
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
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

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
日陳平以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
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因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
之則闕氏日以遠疎不知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妬之性必
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
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
似本
無說
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索隱
上其城望見其屋室

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
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匹匿今見五
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
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
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

計凡六益封與蕭
何蕭秦錢二益封
二十向一書法
茅坤曰太史公總
揭平六出奇計此
其章著明之大
者以予觀之平足
智多謀無往非計
也

按行計漢書註
謂于道中且計
也
劉辰翁曰為壇以
節召噲非詔語平
所謂謀此易耳使
上自誅之非平不
能雖不知帝崩而
料事不失謂其遣
噲于後者好事議
論之口也

楊維禎曰或問陳
平不奉詔斬噲蓋
能以義制命者余
曰平不辨噲之讒
顧獻策馳傳載勃
以斬噲豈知以義

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
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
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
噲頭一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
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頌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
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
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

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頌讓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
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
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讓之就囚固請得宿衛中
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

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
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廐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
出睢水中封為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謚武侯至玄孫坐

制命者取其不斬... 劉辰翁曰因王陵... 漢書折之徒使首... 尾不全耳... 揚維禎曰天下必... 歸于漢而懷悍猾... 賊天下之所共切... 齒者也以求義范... 增輩老于智數不... 能決楚之可去而... 漢之可歸而一老... 婦人能決之王陵... 之母是也然陵歸... 漢不先為母地而... 為籍所持既死又... 甘諸鼎鑊陵亦何... 以有吾之膚髮哉... 移其報母者報漢... 卒從漢定天下為... 漢相國太后欲王

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 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 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 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母既... 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 故持一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 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 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 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 乃許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 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 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

諸已陵獨持正論... 于平勃依附之... 其去和權謝病死... 亦無負于漢矣無... 負于漢是無負于... 母矣然終天之痛... 雖伊呂之功何益... 哉君子曰謝病死... 孰愈謝母以死... 茅坤曰陳平之所... 以能脫呂頌之讒... 者必內結審食其... 以為入于左腋之... 人故也... 許應元曰曰幸曰... 侍曰居中曰因決... 重太史公之意微... 矣

後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 事呂頌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 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 呂頌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願君與我何如耳無... 畏呂頌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 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 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一年景帝三年坐謀及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三歲為淮南王所殺文... 帝命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及... 辟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 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 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 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 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 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 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

按兩人與平並... 為丞相故因押... 人兩人傳... 黃震曰陳平與太... 尉勃卒誅諸呂然... 使諸呂謀逆者平... 阿意太后之過也... 縱火焚人之家而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六

隨以撲滅其功耶
罪耶
茅坤曰陳平讓絳侯相右固黃老之遺也

按有主者上漢書有各宗揚維稜曰宰相于天下事無不知况計獄歎孫氏命錢穀徐國命廷尉內史其職主也而一歲生殺出納之數上計冢宰者獨可不知乎平所學黃老術戰國之縱橫說爾其陳相職于帝者平果能之否乎亦不過勸言以受帝爾帝善其言而勃又慚其言而去遂專相以為德也君子晒之

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葉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

謀也故用此為通篇總結

光緒曰史稱平有奇計六今觀六奇如躡足開楚者亡奇也抑奇者別有在耶平嘗有言吾多陰謀道家所忌夫所謂陰謀者所謂奇計也忌之則諱之諱之則人不得而知矣必欲以六者稱奇眇夫未之計哉

王維楨曰王諸呂始乃偽聽本謀欲誅卒定漢難非黃老之術而何王整曰知謀一字斷盡陳平一生增趙恒曰大史公論傾側擾攘卒歸高帝其智也紛糾之難常出奇計亦

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婿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亦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曲逆窮巷門多長者宰肉先均佐饗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葉印封金刺船露保間行歸漢委質麾下榮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讓勃哀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

智也時事多故不
惟自脫卒定宗廟
以榮名終可謂大
智矣摠束之曰非
智謀而能若是乎
論留侯籌策功九
則歸之天論平功
名則歸之智謀智
謀者人也正譎之
間耳讀陳平一傳
可見人無所不至
也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六

嚴谷修
岡千何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七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按篇中曰破曰下曰取曰襲取曰定曰得曰滅曰降曰屠曰斬皆以紀其功也曰先登曰却敵曰殿曰最曰為多皆以論其功也

玄反字林音丘權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也

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索隱曰謂勃本以織蠶薄為生業也韋昭云北

方謂薄為曲許慎註淮南云曲韋薄也郭璞註方言云植懸曲柱也音直吏反

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瓊曰吹簫以樂喪殯若樂人也

材官引彊漢音義曰能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也

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

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

擊章邯車騎殿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瓊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

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攻槐里好時最是也

定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徃

徐廣曰屬山陽○索隱曰小顏音昏非也地理志山陽有東緡縣音旻然則戶牖之為東緡音

昏是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旻也○正義曰緡眉貧反括地志云東緡故城漢縣也在宛

州金鄉

至粟

取之攻

擊秦軍阿

擊秦軍阿

擊秦軍阿

增補已巳平水

卷之五十七

周勃世家

一

鳳文

官載

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此語可証千古之誤而此云賜爵五大夫尤明白易曉矣

按前至似與先登意近

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

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

開封先至城下為多

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滎陽緱氏

絕河津

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

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

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

攻魏里好時最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下破之

襲取宛朐

張以前至卷破之

開封先至城下為多

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

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

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滎陽緱氏

絕河津

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

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

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

攻魏里好時最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西定汧

陽最北攻漆

東守嶢關

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

與賴陽侯共食鍾離

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

八千一百八十戶

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

號絳侯以將軍

按馳道即御前之比也

得之歐王以下不能與於斯矣

絳侯則高祖預識其可任大事條侯則許負前知其為將相絳侯氣貫之偏則東鄉黃諸生條侯則顧命尚席取權微小處亦間出相映其法蓋取之左氏也

按馳道即御前之比也

得之歐王以下不能與於斯矣

絳侯則高祖預識其可任大事條侯則許負前知其為將相絳侯氣貫之偏則東鄉黃諸生條侯則顧命尚席取權微小處亦間出相映其法蓋取之左氏也

按馳道即御前之比也

得之歐王以下不能與於斯矣

絳侯則高祖預識其可任大事條侯則許負前知其為將相絳侯氣貫之偏則東鄉黃諸生條侯則顧命尚席取權微小處亦間出相映其法蓋取之左氏也

按馳道即御前之比也

得之歐王以下不能與於斯矣

絳侯則高祖預識其可任大事條侯則許負前知其為將相絳侯氣貫之偏則東鄉黃諸生條侯則顧命尚席取權微小處亦間出相映其法蓋取之左氏也

按馳道即御前之比也

得之歐王以下不能與於斯矣

絳侯則高祖預識其可任大事條侯則許負前知其為將相絳侯氣貫之偏則東鄉黃諸生條侯則顧命尚席取權微小處亦間出相映其法蓋取之左氏也

按馳道即御前之比也

得之歐王以下不能與於斯矣

絳侯則高祖預識其可任大事條侯則許負前知其為將相絳侯氣貫之偏則東鄉黃諸生條侯則顧命尚席取權微小處亦間出相映其法蓋取之左氏也

按馳道即御前之比也

得之歐王以下不能與於斯矣

霍音瑣又音蘇寡反類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字當作後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以前

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漢後人縣也按樊噲列傳作霍人其音亦同

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泉故城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

信軍銅鞮正義曰并州縣從銅鞮還并降六城也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

於浴石應劭曰浴音沙或曰地名○索隱曰晉灼音赤座反○正義曰按在樓煩縣西北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

煩三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在并州崞縣界因擊胡騎平城下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

斬豨將軍乘馬絺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絺名也乘音始證反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

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國索隱曰國守之名音胡困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邀

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冀勳一作專一作轉○索隱曰劉氏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按此通前總最戰功

按勃既定燕一旬收勃佐高祖事業

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

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云御史大夫姓施屠名渾都○正義曰括地志云幽州昌平縣本漢渾

都破綰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媯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也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關案

服虔曰沮音阻○索隱曰按地理志沮陽縣屬上谷○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媯州懷戎縣東北百二十里燕上谷秦因不改漢為沮陽縣

正義曰即馬邑長城亦名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索隱曰最都凡也謂總舉其從高祖攻戰克獲之數也得相國

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

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

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責諸生說

士不以賈趣為我語其推少文如此贊曰余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推不統曲直至如推○索隱曰大類云俗謂愚為

主之禮鉅雅音直迫反今按推如字讀之謂勃召說士東向而坐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

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

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為太尉十歲

增補史記 平水 卷五十七 周勃世家 三 鳳文 宿 歲

王世貞曰凡出入將相最久者絳侯周勃從入漢為威武侯相國太尉再為丞相就國凡二十四年賴陰侯灌嬰為昌文侯御史大夫車騎將軍太尉丞相凡三十年鄭齊數將其有功不當侯十二年用父食其故封高梁侯凡六十三年張北平蒼以代相封侯為計相四歲淮南相十四歲御史大夫六歲丞相十四歲比卒凡五十五年其餘尚不能殫述述其見於史記者如此

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吕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肯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也。索隱曰。簿。即牘也。故蜀志。秦必以簿擊。煩則亦簡牘之類也。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

託此事方命後世悲功臣而命元輕辱按侯之子亦稱太子

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駟案。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提音弟。又音啼。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得。患者噴也。遭者逢也。謂太后噴。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音蠻。陌之陌。又聲。方言云。懷中。南楚之間云。陌額也。曰。絳侯縮皇帝璽。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實璽。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曰。表皆作條。子。駟案。服虔曰。音條。索隱曰。地理志。條縣。南十二里。漢縣。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末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索隱曰。音柄。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

索坤曰。許負數言了當。條侯一生

按上文已叙亞夫封為條侯矣此押入許負一段復說封亞夫為侯蓋以驗負之言也

軍坤曰條侯兵法太史公撰事並古今絕景霍韜曰後世武臣用兵文臣制之步趨軍命焉少有擅專即以矯制受戮如繫驥足而責之馳是故兵日弱國

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

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

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渭北十餘里秦王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以備

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

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居無何上至又不准入於是上

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更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

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劭曰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郤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令擡鄭眾注周禮肅拜云但俯下手今時禮是天子為動改容式車禮劭曰

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

餘二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

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

景二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大尉秦官掌武衛大將軍及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鄼都尉為畫此計亞夫

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

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曰使使請太

日感以至於亡然後知文帝之盛德非後世可企也或曰不幾於以臣抗君歟愚曰此用兵之權宜也兵罷歸朝則固有君臣常禮矣然後益知漢之近古也張邦奇曰文帝承秦尊君卑臣之餘而能伸將士氣若此直善將將哉○王世貞曰漢可

以託孤寄命者周亞夫哉霍光恭亞天傷光密亞夫疎所以殊也若勃則亞夫下矣彼丙魏者小才也德則丙勝劉辰翁曰以梁委之絕其糧道自是兩事妙在奔梁然難為梁甚宜怨茅坤曰太史公叙

用兵如善將本謀
種種入手

洪邁曰軍中夜驚
之事漢史書之以
為亞夫能持重務
亞夫軍細柳時天
子先驅至不得入
文帝錯其不可得
而犯今乃有軍中
夜驚之事安在其
能持重乎

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

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索隱曰韓頰當也。○正

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

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

南陬。如淳曰陬。隅也。○索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大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

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

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走保於江南丹徒。○索隱曰地理志。縣屬會稽

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

此城南。徐州記云。秦使赭衣繫其地。因謂之丹徒。繫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岷東南連巨

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龍目二湖。悉成田也。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

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

後置三十六郡。丹徒縣屬會稽郡。故以丹徒為越人也。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

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

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

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

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正義曰。南皮。章武侯。太后弟廣

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

以時行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自實。長君在時。竟不得侯

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越侯。信

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

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

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

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

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

盧等為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項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馘。○索隱曰。大馘也。馘音側吏反。○

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索隱曰。尚席。主席者。○

帝發怒。所自也。○索隱曰。顧氏按。與服雜

董份曰。細柳營。亞

夫為真將軍。不侯

外戚。亞夫為真宰

相。○又曰。无功侯之非

約。六字三句。○倪思曰。亞夫言論

可稱。非不知體者

也。此五人侯後。不

聞來者。來者可盡

侯乎。○王維楨曰。不封王

信。不封降奴。見條

侯。枕直不同。而景

帝發怒。所自也。

劉辰翁曰不封王事云六尚尚席掌武帳唯慢也楮音筋漢書作箸箸者食所用也留侯云借前信對是今尚席取箸以籌之禮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亦箸之類故鄭玄云今人謂箸為挾是也景帝視而信則近暴主之失

邵寶曰軼軼之疑帝黃之心久矣大裁而不置箸者蓋將為楚太子享江平者察馬而條侯一言適逢其機耳

增季廷機曰曹操以空器饋荀彧即從景帝飯亞夫不置箸也皆二桃殺三士之意諺云殺入不用刀此耳

余有丁曰按置裁不置箸是景帝作意如此以覘亞夫乃亞夫怒形于色故曰快快非少主臣此亞夫不善處危機也

增王世貞曰堅忍哉周亞夫也遇文而顯過景而敗果任哉申屠嘉也遇

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

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

甲楯五百被

徐廣曰音披。案如淳曰工官名也張曼曰破貝也五百貝甲楯

可以葬者取庸若之不示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

索隱曰縣官謂天為縣官者夏家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

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

索隱曰汙音烏故反

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

如淳曰簿問責其情

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

孟康曰不用女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索隱曰孟康如淳已備兩解大顏以孟說為得而姚察又別一解云帝責此吏不得亞夫直辭以為不足任用故召亞夫

召詣廷尉

正義曰景帝見條侯不對簿因責罵之曰吾不任別詣廷尉使責問

用汝也故召詣廷尉使重推劾耳餘說皆非也

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

久而伸過景而屈王蓋曰千古見之猶為氣塞其父子兩朝遭遇如此不可咎其不遜

劉辰翁曰反者貪富貴耳地下何富貴之有小人語取給類耳

王維楨曰太史公撰獄吏處多悲酸橫絕今古由坐附李陵幽囚之後故耳

按此有罪即蒙上文耐金也

索隱曰覽末句結案可見景帝之所以殺條侯只為沮王信之封而景帝之始疾王信由梁王與太后以計中條侯也

增趙恒曰始為布衣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是勃亦

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二年為太子太傅坐耐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

徐廣曰諸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索隱曰紀云坐耐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耐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耐金又失侯所以三史記之各有不同也

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

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

索隱曰亞夫自以己之智謀足而虛已不學古人所以不體權變而動有違忤

守節不遜

索隱曰謂顧尚席取箸不對制獄是也

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曰贊曰絳侯佐漢質厚敦篤始擊碭東亦圍尸北所攻必取所討咸克陳豨伏誅臧荼破國事居送往推功伏德列侯就第太尉下獄繼相條侯紹封平曲惜哉賢將父子代辱

劉子暉曰周亞夫疆直自信當文帝而顯名遇景帝而殺身非有幸不幸其操術然也方匈奴寇邊文帝遣亞夫屯細柳細柳在長安西當時非臨敵之地文帝以萬乘臨之

不學也匡國家難復之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焉是勃亦守節也亞夫不學守節肯乃父矣然卒窮困餓死景帝忌刻少恩可知蓋深惜之也故云悲夫
余有丁曰按亞夫不得其死此景帝之失太史公以守節不遜責之過矣觀細柳營及爭太子爭族事儘有學術不比乃父之推

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不預知哉萬弩持滿向帝先驅帝至又不得入既入又禁馳驅此亞夫欲以軍威示文帝耳如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吳姬有意為之也文帝因此重之亞夫之名遂顯後屢諫景帝帝怒下吏又不對竟殺之夫行已恭事上敬此大臣之節也亞夫不知遭此姑以強直自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景帝忌刻故陷于戮辱然則景帝之殺亞夫
雖曰濫刑固有以招之矣
黃震曰周亞夫之為人太史公雖不明言然必悍直行者方其將屯細柳抵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者何至天子勞軍不得入及持節詔之始開壁門又不得馳驅而以軍禮見王旅萬騎乘輿黃屋欲制命于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視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即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于辭氣間矣以是隕身其可惜也天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七 終

巖谷修 岡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八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

黃震曰於漢子諸王不教以禮義而乃大其封邑適所以禍之

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言諸姬者衆妾卑賤史不書姓故云諸姬也
王。徐廣曰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十二里。以參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也。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名楨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一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正義曰即古陳國城也。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

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陽西北八里也。清河王徙以元鼎

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

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

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

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敖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

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比界泰山，西至高陽，東至陳留，南至高平，北至魏郡，皆多田園，池館，園囿，宮室，觀遊，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廣雅曰：竹園，梁園也。梁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後嚴，栖龍岫，鴈池，鶴洲，鳧池，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

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也。遺音也。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者，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後嚴，見洲，鴈，渚，連，且七十餘里是也。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法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趨，止入清道，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

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表之，人鄭玄云：奇表，詭詐非也。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八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索隱曰：如淳云：巨亦大，與六百萬同也。韋昭云：今百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

曾陳文燭曰：曰比年入朝，留曰既朝，上疏因留曰冬復朝，一疏欲留見皆出自梁王意，有窺伺神器之心，向非大奪之速，未必不為吳淮南之謀也。黃震曰：孝王既借後矣，景帝復失言，千秋萬歲後傳于王，入則同輩，出則同車，卒之梁王賊殺，衰益等大臣幾至變逆者，景帝之失也。

按此篇關鏡左未置太子立太子廢太子又立太子四句上皆為後梁王魏觀忠望張本

董份曰：叙孝王廣多貴，伏歷歷如畫。王世貞曰：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里，西苑方二百里，作睢華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層石，落落，猿，巖，栖，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池，其諸官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菓異樹，珍禽，怪獸，畢備。王曰：與官人賓客，弋釣其中，是漢之諸王，踰於後世人主也。然此猶可曰王也，梁莫廣開苑園，珠玉築山，千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異方珍怪，畢有，是漢之貴戚踰於後世人主也。然此猶可曰外戚也。袁黃漢於北山下。

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謂建也。白虎通云：苑所，以東者何？蓋以東方生物故也。方二百餘里。索隱曰：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封域之方。○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後嚴，嚴，栖，龍，岫，鴈，池，鶴洲，鳧池，諸宮觀相連，奇菓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也。遺音也。

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者，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後嚴，見洲，鴈，渚，連，且七十餘里是也。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法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趨，止入清道，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

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表之，人鄭玄云：奇表，詭詐非也。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八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索隱曰：如淳云：巨亦大，與六百萬同也。韋昭云：今百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

袁黃漢於北山下。今百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

袁黃漢於北山下。今百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

袁黃漢於北山下。今百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

袁黃漢於北山下。今百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

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轡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

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主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

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

正義曰著竹略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實太后

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袁盎云漢家

法周道立十是有所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實太后義格。如淳曰歧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

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歧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歧棚云歧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

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

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

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索隱曰謂意疑梁刺之逐

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

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正義曰姓軒丘名豹也

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

梁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橫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鵝鸚鵡紫鷺鴛鴦犀牛青兕奇獸珍禽委積其間積沙為洲噴激水為波濤致江鷗海鶴孕雜產戴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植培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偏是漢之富民論於後世人主也吾故因梁孝王而併及之

按師古云警戒肅也

按漢書屬下有謀字

歸有光曰按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司非為勝詭事疑世家誤也

按良山即今梁山泊

增陳懿典曰前曰帝殺吾子此曰帝果殺吾子見太后溺愛者不謂前曰景帝憂恐此曰景帝哀懼見景帝之

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

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

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

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

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二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

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

虞云是此山也○正義曰拾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二十五里即獵處也有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

日卒諡曰孝王。索隱曰述征記碣有梁孝王之冢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

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實太

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

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索隱曰長子買梁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盡立孝王男

孝友描寫一時情狀如畫而於是字然後字及字乃字不輕放下

按平王共王之子孝王之孫也

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秦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索隱曰襄漢書作讓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壘樽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壘壘有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直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壘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壘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壘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壘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策○索隱曰措音迫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迫前隊皆作

此字說文云迫筆也謂為門扇所掩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

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致其詳字中心今按候宮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矣

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

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狂

反者索隱曰韋昭云狂音岸按類狂反人姓名也反字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

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狂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

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

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搏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

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

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

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

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關孝景中六年為濟

按漢諸侯王朝見期法具此

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

按漢諸侯王朝見期法具此

按此當入孝王專

按楊慎云殷道親親二句出尚書緯

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

授之周人，尚文尊尊，謂尊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

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

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

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

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

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

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

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

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

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

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

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

光緒曰按綱目書云梁王武使人殺袁盎天袁盎天子之議臣梁王安得使人殺之漢法為不足道矣雖然鄭伯克段春秋譏之然則養成其惡端而至此獨非景帝之過歟據事直書自見

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其子來治此劍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其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正義曰云漢霸昌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

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窺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築睢陽旌旗警蹕擬天王功扞吳楚計騁孫羊實與正議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相望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明者雖重而易釋而裁之愈密莫可踪跡者則其疑之也必深方是時使鄒陽之計不行王信之言未納而天子之震怒未已則空手來見帝之疑且不止于殺漢臣而謂其謀危社稷矣必坐叔以阿縱之科而再遣驚吏治梁矣是重太后憂而甚帝之不德也安在其善處父子之間哉竊謂當按梁之時求情實而不為苟且糊塗之計獄詞既具則奉詞以請牙帝曰太后在上而梁王犯誅辟之則傷恩不誅則廢法臣愚竊念七國連衡梁圍困急使梁王左足一搖則山東

王整曰榮最長者而傳居二王後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耳

王維楨曰臨江罪宜貸值都刻深竟議死此梁孝王不死以遺經術大臣訊也朱翌曰景帝殺臨江閔王燕數萬銜土置塚上王莽掘丁姬塚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史書如此非志怪也以言禽獸哀憐之人不知也

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墼垣為宮索隱曰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椽反又音軟又音奴亂反墼垣墼外之短垣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為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為累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累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較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較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氈或用狗以其氈血豐左輪○正義曰荆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坐侵廟墼地為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共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都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啓蓋為榮不以道終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

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鄧都責訊王

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塚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一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也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二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

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曰晚節猶言末平時嗇貪悛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謚法好更故舊曰易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吳

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

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

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

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正義曰淖女孝反夜使人迎與紆服舍中索隱曰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也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姬等十人與姦服舍中也及淮南事發

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以易王喪

來歸建復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

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戾又陰痿正義曰委危反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

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

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

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為無

警省蘇林曰為無所警錄無所省錄○正義曰瀆師古云警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

萬計終不得收徒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封其

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

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

變索隱曰究窮也故郭璞云究謂窮盡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

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卒

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

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

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害深無二恩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詐

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

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卑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

自為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

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

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

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

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權音角獨言權謂酌權也會音會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買賣之賈會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韋昭則訓權為平其注

解亦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

茅坤曰今諸王封及勢家往往有之

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也。列子云：荆人鬼越人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機謂楚信鬼神越信機祥者也。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甲反。微卒行微。是郊外路謂巡微而伺察境界。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姦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按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甚可誦。按漢書音樂下有御字。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正義曰：樂有五教反。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之英。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蓋康藩矣。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也。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辭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的結物叙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姓女。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為長沙王。服虔曰：鮒音拘。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蓋繆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中尉蔡彭祖子去嗣坐暴虐亂國除也。○正

義曰所
思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

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應劭曰樓車所以

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謂看敵國營壘之候淮南之起。及吏治

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姊。○正義

於上為從母故寄於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

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

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

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徐

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

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

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

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

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

他活反。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內多

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

病。故王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索隱曰媚音凶。報及鄒氏作媚。郭璞註輒歸

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

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即或說

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

立。又不收恤。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

病時。王后太子不待。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太子勃私姦。飲酒博

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而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

后。索隱曰按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

補方苞曰。吏求捕。諸證佐於勃甚急。

使人擊掠勃左右勃恐語泄遂擅出漢所疑囚使遣匿也漢所疑囚即與秦諸證左

按一本無常山王之字恐是陳仁子曰景帝之待五王奪之權者乃全之也于是可見漢初之無制矣

勃太急使人致擊答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修及王勃上以修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修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二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于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

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江折軸關于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事馳逐江都有才中山禔福長沙地小膠東造鏃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為六柯維驥曰按太史公自序於梁王云七國叛逆惟梁為捍於五宗云五宗既王親屬洽和他如楚元王云為漢宗藩荆燕云為漢藩輔齊悼惠王云實鎮東土此諸王有功於漢不論親疎不論享國修短俱得名世家乃若吳王淮南衡山之屬既無藩輔之功而其子孫又首倡叛逆或犯姦惡自取滅亡故降為列傳不得與諸王比也蕭曹平勃張良列之世家而彭韓黥樊諸人只列為傳意亦如此乃若陳涉亦名世家天下區秦由涉首事其功足多也班彪譏其進黜失經而固纂父書通列為傳失之矣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九 終

巖谷修岡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

吳興凌維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三王世家第三十

董份曰三王之封
詔制奏請皆爾雅
深婉上下皆得體
矣故太史公特稱
其文詞爛然不虛
哉
揚慎曰三王世家
具載疏奏制冊天
子恭讓群臣守義
文詞爛然可觀又
見漢廷奏覆頌下
施行之式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去病，姓霍。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

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

議以于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念虧膳貶

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

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

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唯陛下

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

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

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

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青翟也。御史大夫臣湯索隱曰：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趙充。大行

令臣息索隱曰：李息。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

余有丁曰按此即
今題覆之例意古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六十

三王世家

鳳文館藏

未有故太史公因錄之以存一體不厭其繁也

夢坤曰按此即今都官會議之制

按此始議封諸侯王

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忌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正義曰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忌其職因以宜恩乃道天子界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徐廣曰一作關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曰傳云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為立君長司牧之

按列侯臣嬰齊以下增入

耳非天為君而生入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勸一作觀也○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二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鄩索隱曰蕭何諡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鄩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鄩音嗟也褒厲羣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孫弘之封平津侯也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曰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二里也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土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廣推恩之詔分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

註弘之之字恐行

方苞曰曰尊建百有餘國者王子侯者雖同為諸侯而有土有民為尊

皇子以列侯家居

長安為異故曰尊

鼻相踰也

余有丁曰按諸侯

王稱國列侯稱家

故曰家皇子為列

侯即上所謂列侯

家之也

茅坤曰前疏在三

月乙亥下尚書丞

及臣下兩議而漢

天子再難之並書

曰三月丙子可見

當時君臣之問批

答甚速不似近代

累旬而後報也

楊慎曰高山仰之

景行嚮之引詩文

小異或所見異辭

大抵漢人引經不

泥如此

按此又增入臣

慶

茅坤曰復申叙建

議與制所云亦即

今覆奏體

踰。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

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

請立臣閔。索隱曰齊王。臣旦。索隱曰燕王也漢

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

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

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

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

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

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

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

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

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二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

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托祿父之難。伯禽於淮夷之亂。昔五帝異

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

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

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

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

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正義曰

西湊月氏。正義曰湊音臻。氏音支。至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

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韓嬰章句曰元戎犬戎謂

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

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

侯支子封至諸侯王。索隱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為六安王。帝

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

三王世家

三

鳳文館藏

補方苞曰讓文武以制詞周封八百及康叔親屬有十諸語而言也躬自切以制詞朕之不德而言也及皇子未教以制詞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而言也

按此增入臣壽成二十七八人補方苞曰儒者稱其術即李斯所謂合下各以其學議之也或評其心即李斯所謂入則心非也蓋帝恐群臣于封諸子之議儒者或稱其術以議之或口不言而心非之必當曰口語及此而未筆於制詞故畧舉以覆也

臣且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

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

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

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

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

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評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

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蕭何之玄孫

鄧侯壽成後為太常也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

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

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

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

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

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

立皇子閔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

六年徐廣曰一云元符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

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為齊王曰於

戲小子閔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

以其方色土與之宜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

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

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心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德不臧乃凶

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土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

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且為燕王曰於

茅坤曰讀此篇漢之君臣建大議與諸臣所為疏請式例如畫董份曰可與周書諸命同為古雅陳仁子曰書稱誥命所以可傳萬世者雖以其詞亦以其人武帝子凡五齊王燕王廣陵王三子同日受封今讀其策命詞語申以風土之宜教以輔佐之義語言溫厚直有成周訓誥風度班史謂號令文章繁然可觀者此其右也惜三子或天或自殺竟無伯禽康叔之業三復策書吾重為三子愧

索隱註須在上齊王策稽古下

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鄉

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堯能同天

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董粥氏虐

老獸心

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

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

曰萌一作毗常昭云毗民也三蒼云邊人云毗也

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二

十有二君皆來

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

降旗奔師

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帥旗作期而服虔云以三十二

漢書燕王傳亦作降旗註旗作期疑有訛

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二軍非軍將蓋戎狄酋帥有二十二君來降也

董粥徙域

州以綏

臣瓚曰綏安也

悉爾心毋作怨毋侮德

徐廣曰配一作非○索隱曰蘇林云裴廢也本亦作配配敗也孔文

毋乃廢備

索隱曰褚先生解云言無之武備常備匈奴也

非教士不得從徵

曰士不素習不應召○索隱曰韋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正謂此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

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三十二年自殺國除

一本人戰作而戰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

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

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

正義曰謂京口南至荆州以南也

五湖之間

曰五湖者具區洮滂彭蠡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

其人輕心揚州保疆

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

邇宵人

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無好佚樂馳騁之儼鄒氏宵音謬謬亦小人也或作佞人

其戒之

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

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

天下也是以形勢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

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

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宣天子冲挹志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閩國負海且社惟支宵人不適掌術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愆

歸有光曰三王世家本不闕讀此晉

文可見太史公亦不及見三王後車

褚先生淺陋遂謂

求其世家不可得

也序亦云三子之

王文詞可觀可知

獨載其文辭也

補方苞曰策文雖

雜用經語而質與

殊宕自為盛漢之

文也。茅坤曰：類今人跋。趙恒曰：恒按三王世家昔云：逸之數今觀太史公贊以封建之義則云：弗論著也。以燕齊新立則云：無足衆也。以天子恭讓群臣守義云：故附世家則文辭爛然。其在語中是未嘗以逸也。竊意分封莫不有冊。漢封非特三王。若以制冊獨爲可觀。則漢文爾雅非特三王之制爲然。安得一二記錄也。而褚先生從長老取其冊列其事。且爲疏解。殊失有損無益之義。是以自褚先生所補者無不可刪。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閔。閔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

也。茅坤曰：通篇策文式。

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

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慎外。無作怨。無犯德。索隱曰。本亦作肥。案上策云。作非德。下云。誠。勿使王指德也。則肥當音扶。味反。亦音匪。廣陵王以慎。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雜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

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高密縣在齊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曰。已下並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

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鞏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二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鞏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犯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帝鈞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歲。耳胥且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感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且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鈞弋子當陽。斯寔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大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八臣之職。亦當使燕喻之。

董份曰。按宗正主屬藉故辨正王以宗系之事。御史主執法。故按訊王發兵之罪。滿意通儒術。故曉發以理使王自知其罪。註廣陵當作燕。

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是使一人。又有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近也。雅正也。其書於正字。義訓為近。故云爾。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

按此與漢書大異

註廣陵疑廣陽訛廣陵在吳越蓋陵陽以字相似訛也

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且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且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且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且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且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且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修中徐廣曰滌者浙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滌如禮滌淲之滌謂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且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且兩子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漢表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陵故城今在幽州長鄉縣東北三十七里以奉燕王祭祀

黃震曰太史公備述羣臣奏辭皇帝恭讓始終啓復之辭以及三王封策之辭爛然可觀也而不載其行事褚先生條釋其後謂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早夭謂廣陵王果作威福謀反自殺謂燕王謀為叛逆亦自殺皆如其策指云愚按齊王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永終者堯戒舜之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中者也今乃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之下誤矣豈亦王早夭國絕之先兆耶

柯維騏曰太史公書原缺三王世家獨其贊語尚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議及封策書補之其書詳諱以保國艾民為戒庶幾古人命戒之詞故亦稱世家厥後燕王且廣陵王胥怨望不立一謀逆一詛呪身死國除有負訓詞太史公若在則當降而為傳不得與諸王並也事詳漢書武帝五子傳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出版御届
明治十六年三月出版

輯校人

愛知縣平民

石川鴻齋

東京府平民

山中市兵衛

東京府士族

前田圓

東京京橋區加賀町十八番地

鳳文館

全

出版人

印行所

